

与这个时代 温暖相拥

读者丛书编辑组 / 编

读者

DUZHE 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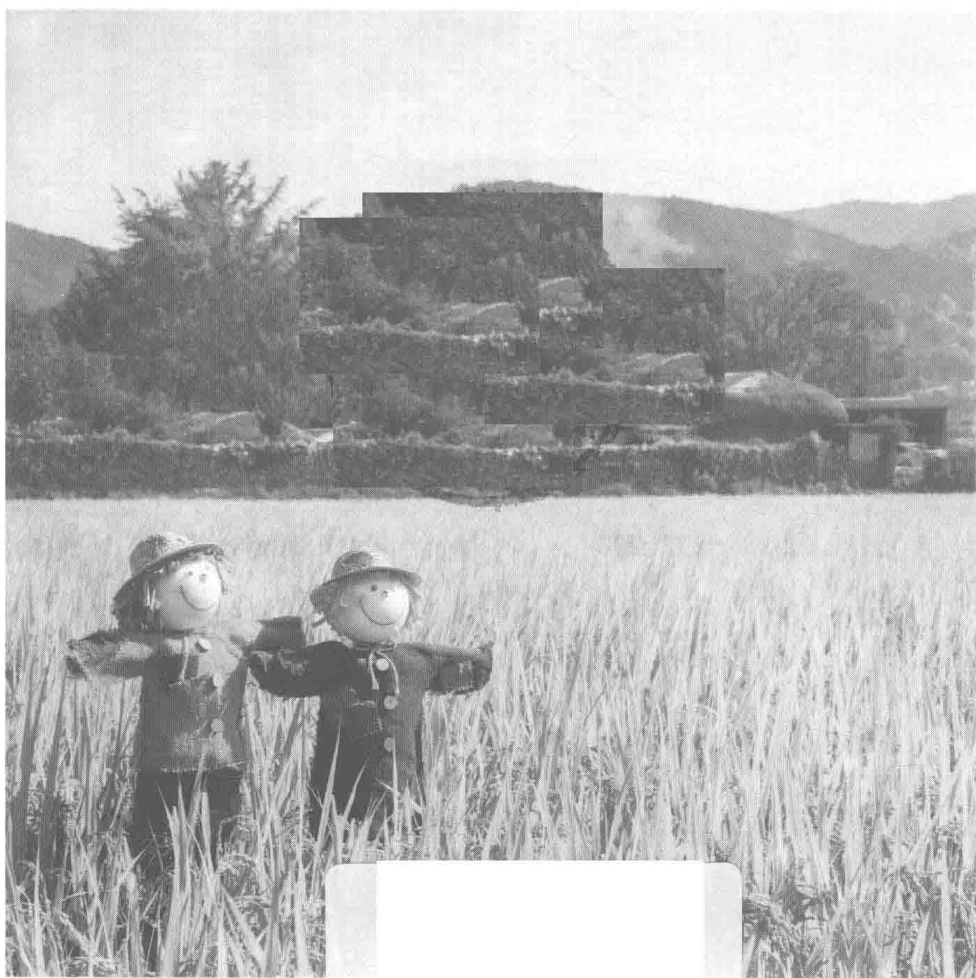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读者
丛书
DUZHE CONGSHU
中国 梦 读 本

与这个时代温暖相拥

读者丛书编辑组 / 编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这个时代温暖相拥 /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8.5

(读者丛书. 中国梦读本)

ISBN 978-7-226-05277-8

I. ①与… II. ①读…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建设模式—通俗读物 IV. ①D61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5712号

总策划: 马永强 王 智 李树军

项目统筹: 李树军 党晨飞

策划编辑: 党晨飞

责任编辑: 马海亮

封面设计: 久品轩

与这个时代温暖相拥

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33 千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978-7-226-05277-8

定价: 32.80元

目 录

CONTENTS

- 001 用家国情怀照亮人生 / 佚名
- 003 村庄的历史 / 芦苇泉
- 007 明月清泉自在怀 / 贾平凹
- 010 撼不动的乡根 / 柳 萌
- 013 家在玉麦
/ 李成业 崔士鑫 张晓明 梁 军
- 018 圣敦煌记 / 于 坚
- 024 泰山很大 / 汪曾祺
- 027 扬州之思 / 于 坚
- 032 田园与故乡 / 押沙龙
- 035 我和祖父的园子 / 萧 红
- 038 一片叶子下生活 / 刘亮程
- 042 遍地鸟鸣 / 简 默
- 045 有月光的生命 / 连中国
- 047 精神的三间小屋 / 毕淑敏
- 050 鹊巢 / 蔡文刚
- 052 江畔又闻水潺潺 / 李 汀
- 055 返乡 / 宋石男
- 058 合欢，合欢 / 李晓东
- 061 荒野漫步 / 李 娟
- 064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 铁 凝
- 067 描花的日子 / 张 炜
- 070 冬天，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 汪曾祺
- 074 我的乡思 / 程树榛

- 082 乡愁也是一种励志 / 佚名
- 084 你可能误解乡愁 / 王鼎钧
- 087 遥远的向日葵地 / 李娟
- 091 幼学纪事 / 于是之
- 094 最长的三里路 / 倪萍
- 098 学习是永恒的快乐 / 薛振东
- 100 住在别人的城市里 / 余华
- 102 第一次背娘 / 刘俊奇
- 105 在人世间生活得越久，我就越喜欢树 / 苏辛
- 108 人生第一桩事 / 朱光潜
- 111 树懂人间事 / 刘亮程
- 115 忘掉了也好 / 琦君
- 118 想飞的心 / 鲍尔吉·原野
- 124 你是我的暖 / 李娟
- 127 幸福在哪里 / 晚菰
- 129 谈谈过年 / 郭文斌
- 139 时代在变迁 年味浓淡总相宜 / 张策
- 142 总有些感恩有始无终 / 米立
- 145 慢慢告别 / 邓安庆
- 149 明年我回家 / 何建明
- 152 清塘荷韵 / 季羡林
- 156 菜园小叙 / 李广欣
- 158 苦菜的思念 / 尉峰
- 161 一柿情缘 / 爻俏
- 164 咬秋 / 卢恩俊
- 167 清粥 / 月满天心
- 170 劝菜 / 王力
- 173 难舍的礼物 / 刘文艳
- 177 幸福的菜市 / 林白

- 180 春气息 / 叶延滨
- 183 童趣悠长的夏天 / 穆志强
- 186 最好的为人处事是心怀善意 / 此去谪年
- 191 没有底线，你的善良一文不值 / 李月亮
- 196 最艰难的日子里，也要好好生活 / 柠檬和西瓜
- 201 最好的休息，是让你重燃生活的热情 / 如花
- 20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把钥匙 / 刘 同
- 209 幸福不只有一种模样 / 杨 昊
- 211 胸有“格局”立天地 / 徐文秀
- 213 每个梦想都从大地生长 / 李 舫
- 217 深潜 / 许陈静 郑心仪 姜 琨
- 223 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 / 张锡勤
- 226 如何在这个年代来寻找幸福 / 毛同辉
- 230 书法的气质就是中国人的气质 / 周 伟
- 233 从家国情怀中汲取复兴伟力 / 张雪峰
- 236 在家国网事中感受时代脉动 / 李 群
- 238 体味节日所蕴含的家国情怀 / 王 兰
- 240 因为惦念，所以努力 / 曲哲涵
- 243 致谢

用家国情怀照亮人生

佚名

1993年4月20日，一架波音飞机在日本大阪起飞，终点是北京。时年31岁的温州人姚玉峰可以将人生下一站定在美国，但他选择了回国。这里，有上千万角膜病患者的期待，有300万因患角膜病而导致失明的父老乡亲。

这就是家国情怀。两年后，正是姚玉峰的坚定与执着，世界上第一例采用最新剥离术进行的角膜移植手术，由他主持在母校（浙江大学）的附属医院完成。从此，这项创新技术被世界医学界打上了“姚氏”的标签。如今，经他治疗的角膜病患者多达30万人，将近3万人重见光明。

“家国栋梁”，这是人们给予姚玉峰的人物定位。而姚玉峰事后接受采访时，对正在迎战高考的学子的勉励是：保持对知识的纯真追求，不辜负这个时代。

当年，年轻的姚玉峰决计要给上千万中国角膜病患者带来光明。而今，姚玉峰成为带领中国角膜移植技术走上世界巅峰的第一人，在一步步攀登科技高峰的

征途上，执着的动能正是缘于心中始终涌动的家国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

姚玉峰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代表。

不辜负这个时代。姚玉峰这句话是勉励高考学子的，更是自己一路走来的人生体验。有多大担当，就能成就多大事业；有多少情怀，就有多少回报。回报的是社会，收获的是正能量。当姚玉峰的一双手，让一双双失明的眼睛重见天日的时候，他点燃的是一个幸福生活的希望，展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的忠诚与担当、坚持与追求、仁爱与情怀。

没有情怀，难成栋梁。没有家国情怀的栋梁，难以挺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脊梁。姚玉峰这一路，大阪大学挽留他，哈佛大学欢迎他，但没有一种诱惑比千百万父老乡亲等着他用双手打开遮蔽世界的阴霾更加迫切。是情怀、是责任，是道义、是担当，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朴素情感，促成了姚玉峰在这个时代的使命感，也促成他站在了人类科学进步的高峰。

天底下没有永远的“小确幸”（微小而确实的幸福），只有脚踏实地步步迈进，才可以抵达高峰。这，正是姚玉峰勉励家乡学子保持对知识的纯真追求的原因所在。爱国，爱家乡，爱父老乡亲。爱是纯真的，用纯真的爱去追求知识，才能在科学之路上走得扎实，走得更远，也才能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摘自浙江在线网）

村庄的历史

芦苇泉

茫茫大地。村庄像一粒粒黑色的种子，被命运的大风随便地吹撒到河边、山坡或大平原的褶皱里，落到哪里，就在哪里千年万年无声无息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村庄是用“小”来形容的。大的村庄不过千多人口，小的村庄也就只有几户人家。数数一个村庄里有多少间房子，有几条街，有几口井，有多少棵树……掰掰手指就足够了。然而，村庄又岂能小瞧！谁能一眼看透一个村庄的过去？谁能品尝出一个村庄的酸辣苦甜？谁听到过一个村庄的泣笑歌叹？村庄，是够小的，比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一个镇都要小得多，但哪个镇、哪个省、哪个国，不是由一个一个村庄组成……村庄啊，没有人敢无视你。

走进村庄吧，随便走进哪一个村庄，只要你热爱生活，善良纯正，不管你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位诗人，一位历史学家，你都会为一个村庄的深沉、富有、淳朴、神奇、威严、生机，等等所吸引、所折服。

面对一个村庄，我常常想，它建于哪朝哪代？最初走到这里并停下的那个人是谁？村子里是否还有人记得他、说出他？他肯定是平常的，在逃生的路上，走累了，实在不想再走了，在这里落了脚，感到这里还不错，就这样住下来了。后来又有别的过路人和他或他的后代交上了朋友并留了下来，盖房子、栽树、打井、种地……村庄形成了，并像那些树一样，年年都长一圈——渐渐地更新着自己、扩大着自己。村庄的扩大和更新，并没有掩盖住自己的古老和沧桑。村庄的衍变是缓慢的，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缮缮补补，一住就是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农民除了生育后代，最重视的事莫过于打墙造屋了。但由于落后的原因，几辈子人攒下的东西，往往也不够圆一个造屋梦的。遇上政治清明、风调雨顺、经济繁荣的年头，手里有物了，才敢想盖屋的事。但这新盖的屋，往往是把旧屋拆了，在原来的地方，再补充上一些新石料、新木头而建造起来的，然而这新翻盖的屋确实比旧屋子宽敞、高大了一些。那些被打磨过、用了不知多少遍的石头，那些经过烟熏火燎变黑了的椽梁，一眼就让我们看出了它的年纪。还有那些石碾、石碓、青石板胡同、石头砌的水井，更有那些站在村头或遮天盖地地罩住几户人家的大树，让我们回首看不见头，抬眼望不到边。再看看村里人的衣着、习俗和死死守着的规矩，听听一方水土养着的方言和歌谣，更让我们深信天地不老人心不老。

村庄的记忆就像它的根一样深。村庄是该有记忆的，它知道该记住什么，该忘记什么。村庄首先记住了曾经生活在这个村庄里的一些人物，包括那位第一个走进村庄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长相，村庄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是这些已不再重要，村庄把这些深埋心底。让它常常说起、常常拿出来翻晒的记忆，多是那些人物的行为。对一个村庄来说，村民的品行才是第一位的。没有一个村庄会去行恶抑善，因为这不是人类的方向，村庄的小方向和人类的大方向始终都是一致的。如果一个村庄违背了这个，它就不会走到现在，更不会有什么未来。这不多的人物中，当然包括了最优秀的人和最卑鄙的人。这些人物，一种是榜样、楷模、丰碑，另一种是镜子、反面教材、活靶子。其实村庄里的人，时刻都生活在这些人物的呼吸中，没有谁能够摆脱得了这些光亮的照耀或阴影的挤逼。村庄还记住

了一个个的人在种地、盖屋、缝衣、打铁、织布、做柜子……的时候，摸索出的好办法，搞出的新花样，记住了，并且传下去。这些人类智慧的火花，成了宝贵的间接经验，一代代承接下去，使一个村庄的财富不断地得到填充，使一个村庄的日子，一年好过一年。村庄还该记住一些大事，哪年哪月，遭过旱灾，遇过大水，受过火焚，害过瘟疫，挨过蝗洗；哪年哪月，遭过侵略、抢劫、屠杀；哪日，曾有过地动——墙倒屋塌人亡；哪日，曾来过恩人，济贫、救命、指点迷津……村庄忘记了那些和和平平的年景，却牢记了这些大灾大难大喜大恩。村庄的根就像村庄的记忆那样丰富。一个村庄的高度，是由它的根的深度来决定的。村庄的根，当然包括了那些大树的根、庄稼的根、老屋的根、坟墓的根，但更深的根却是那些井的根，那些恩怨爱恨的根，那些生生死死也断不了的根。所有的井都是一根根黑色的钢钉，把村庄钉在这里，把人心钉在这里。为什么不管你走到哪里，一合眼，故乡就出现在眼前？为什么身在异地，夜夜的梦境都是那条胡同、那间老屋？为什么叶飘千里，老来还要回归？就是因为有一条根啊，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根和故土血肉相连。

村庄中央的大街上，都有一道墙，这里是村人会聚的地方，不管是谁，有了空闲，又想知道点新鲜事，就到这里来。这样的半截大街，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村庄的广场。那堵最高、最宽、最平整的墙上，不管什么年代，都会有人写上一些带有鲜明时代印痕的标语文字，这些文字充分说明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同国家、同民族命运的密切关联，说明了任何一个村庄也不会与它所处的时代隔绝，说明了村庄也是无数个漩涡中的一个漩涡。

村庄睡去了，月亮升起来。村庄的夜晚，是属于月亮的。它越过了东边的树林，又爬上了村南那棵大杨树的树梢，它明晃晃的在上，喜鹊窝黑乎乎的在下，它们说了些什么样的悄悄话，谁也不会听见。大自然把村庄揽在怀里，像母亲抱着孩子，安然、恬静……这时，从一条胡同里走出一个人，村头还有另一个人在站着等她。这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姑娘，他们手扯着手出了村庄，穿过一片没有路的荒坡，向山冈上的林子走去，他们的脚步轻得没有声音，但那咚咚的心跳却让

我们听得清清楚楚。村庄的爱情啊，多像是这瘠薄的土地里长出的辣椒，它是那样的辣，那样的让人怕，却又是那样的有滋有味。

村庄的行走，像是一个旅人在沼泽里（或在大漠上）跋涉。村庄曾经有过忧虑，有过担心，村庄害怕失去土地，害怕自己的孩子嫌她丑陋四散而去……但村庄知道怎样才能让自己保持清醒，像河流用流动留住自己的活力和思考那样，村庄用失眠、用炊烟、用鸟的鸣叫、用路的执拗来使自己与天空、与土地、与人心对话，来使自己不断地得到修正、完善。

今夜，我又来到村庄。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像往常那样直接走进村庄，而是借助大鸟的翅膀，飞翔在村庄的上空。这一次，我还看见了那位第一个走进村庄的人和那个刚刚降生的婴儿，他们都向我微笑。像一盏灯，我在村庄的上空盘旋着，久久地盘旋着……树木迎风飒飒地响，月光里那错落有致的屋脊，像一部部大书在天地间敞开……

（摘自新浪网芦苇泉的博客）

明月清泉自在怀

贾平凹

读王维的《山居秋暝》时年龄还小，想象不来“松间明月”的高洁，也不懂得“泉流石上”是什么样。母亲说这是一幅很美很美的风景画，要我好好背，说背熟了就知道意思了。可我虽将诗句背得滚瓜烂熟，其意义依然不懂。什么空山、清泉、渔舟这些田园风物也只是朦胧，而乡野情致则更模糊了。

后来上了大学，有了些古文功底，常常自豪于同窗学友。翻来覆去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也能时常获得师长赞许。再后来深入乡村，那儿有田园，却无松竹流泉；及至上了华山、峨眉山，并且专在月夜听泉，古刹闻钟，乘江南渔舟，访溪边浣女，都为寻找王维《山居秋暝》的那种灿烂意境，都为了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那份执着情结。一段时间，于人世纷杂之中，自以为林泉在胸，甚至以渔樵野老自居，说和同事纠纷，劝解祸中难人。自以为心中有了王维，就了却了人间烦恼，看透了红尘纷争；更自以为一壶清茶，便可笑谈古

今。

真正进入了人生的生存程序——结婚、生子、住房、柴米油盐，等等，才知道青年时代“明月松间照”式的“超脱”，只不过是少年时代“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浮雕和顺延。真正对王维和他的诗的理解，是在经历了无数生命的体验和阅历的堆积之后。人之一生，苦也罢，乐也罢；得也罢，失也罢——要紧的是心间的一泓清潭里不能没有月辉。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诗歌使人灵秀。”顶上的松阴，足下的流泉以及坐下的磐石，何曾因宠辱得失而抛却自在？又何曾因风霜雨雪而易移萎缩？它们自我踏实，不变心性，才有了千年的阅历，万年的长久，也才有了诗人的神韵和学者的品性。我不止一次地造访过终南山翠华池边那棵苍松，也每年数次带外地朋友去观览黄帝陵下的汉武帝手植柏，还常常携着孩子在碑林前的唐槐边盘桓……这些木中的祖宗，旱天雷摧折过它们的骨干，三九冰冻裂过它们的树皮，甚至它们还挨过野樵顽童的斧斫和毛虫鸟雀的啮啄，然而它们全都无言地忍受了，它们默默地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到头来，这风霜雨雪，这刀斤虫雀，统统化作了其根下营养自身的泥土和涵育情操的“胎盘”。这是何等的气度和胸襟？相形之下，那些不惜以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与金钱地位、功名利禄作交换，最终腰缠万贯、飞黄腾达的小人的蝇营狗苟算得了什么？且让他暂去得逞又能怎样？！

王维实在是唐朝的爱因斯坦，他把山水景物参悟得那么透彻，所谓穷极物理形而上学于他实在是储之心灵，口吐莲花！坦诚、执着、自识，使王维远离了贪婪、附庸、嫉妒的装饰，从而永葆了自身人品、诗品顽强的生命力。谁又能说不呢？的确，“空山”是一种胸襟，“新雨”是一种态度；“天气”是一种环境，“晚来”是瞬时的境遇。“竹喧”也罢，“莲动”也罢，“春芳”也罢，“王孙”也罢，生活中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多，而物质的欲望则永无止境，什么都要的结果最终只能是什么都没有得到。唯有甘于清贫、甘于寂寞，自始至终保持独立的人格，这才是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王维的人生态度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放弃，也便才有了他“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的高洁情怀，也便

才有了他哲悟金铂般的千古名篇！

“明月松间照”，照一片娴静淡泊寄寓我无所栖息的灵魂；“清泉石上流”，流一江春水细浪淘洗我劳累庸碌之身躯。浣女是个好，渔舟也是个好，好的质地在于劳作，在于独立，在于思想——这是物质的创造，更是精神的明月清泉。

（摘自《读者》2000年第11期）

撼不动的乡根

柳 萌

人跟树一样，都有自己的根，这就是故乡。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在哪里，说话的口音变了，生活的习惯改了，好像成了外乡人，可是这个根，却很难被撼动。谁是哪里人，外表上很难看得出，有时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些东西，譬如一个眼神，譬如一声惊叫，哪怕只是一点点，却毫不含混地告诉你，他，就是什么什么地方人。而这一点举止透出的信息，正是根的“须”，枝的“叶”。

就拿北京来说，这可是个海纳百川的地方啊，各地方各民族的人都有。如果把这些比喻为水滴，汇集一起浩浩荡荡浑然成片，谁又能分辨出谁是哪里人来，实在太难太难分辨了。

我的生活圈子比较小，几乎仅仅限于文学界。据我所知，居京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乡音难改的作家，最多的当属山西、福建、山东，说起话来依然口音明显，一张嘴就给自己报了“户口”。来自西北地区的作家，语言应变性非常强，即使未

成“京片子”，普通话说得也还不算错。比如阎纲、周明、雷达、雷抒雁、白桦、何西来、刘茵、李炳银、南云瑞等等，从言谈中很难知道是“老陕”、“老甘”。当然，也有例外，有的作家出于对乡音的留恋，或者学普通话难以启口，至今也就坚持西北语音，不过也不再那么纯正。我相信只要他们愿意学，同样会操一口北京话。

可是在聚会的饭桌上，大家围坐一起，即使说话再有京腔京韵，问到饭菜吃什么的时候，立刻就都显露出乡根。四川人必要“泡菜”，山西人必说“有醋吗？来点儿”，福建人总是说“没米饭吃不饱”，陕西人张嘴准是“吃面”，湖南人最爱吃辣菜，沿海地方的人见到海鲜比谁都亲，如此等等。倘若这其中有一两个原本不认识，但从吃食上就判断出是同乡，立刻就会大惊小叫起来：“来，咱哥俩好好喝上一杯。人不亲土亲，谁让咱们是乡党呢？”彼此距离马上缩短到心贴心。临分手时还要互换名片，未忘记乡音的人，断不了还用家乡音讲上几句悄悄话，以示他乡遇亲人的高兴劲儿。

在电视上我看见过好几次游子返乡寻根的情景，那是相当隆重相当感人的。特别是在我国南方沿海城乡，由于祖祖辈辈久居海外历经磨难，有朝一日重归故里，真的是有种叶落归根之感。有的下车就在乡土上久跪不起；有的眼含热泪连连长叩头；有的俯下身子亲吻土地；还有的打开先人当年带走的泥土，仔细地抛入故乡的河流，大概是取意水流千遭也要回源头的想法。总之，水不能无源，人不能无根，这就是普遍存在的观念。正如长年居住国外的人所说，外国景色再美那是人家的，只有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这一草一木才觉得更亲切。

是的，这种恋乡寻根的思想，在我们这辈人中尤为强烈。我们这辈人或因战乱或因生计，很小就跟随父母离开故土，成人后几乎不曾再回故乡，故乡只是个蒙蒙眈眈的记忆。有的人因为故乡实在贫穷，为了未来能过上好点儿的日子，很小便背井离乡去谋生，如今已经是子孙满堂，生活根基已经深深在异乡扎住，故乡完全成了生命的符号。可是即使是这样，到了晚年的时候，当他闲坐那里，想起到过的地方，最能撩拨他心弦的依然是故乡。还有的人终日为生计奔波，不曾